

攝影 郭淑純 王鵬豪

交市人， 不如友山翁

訪牛克勤先生

一個老人——質實而無華，
歷經了半生戎馬。不是忽焉前後的隱士，
也不是仰之彌高的達官顯貴，
更不是學有專精的專家學者。
他是我們宿舍的守護神。
中國百年來最動盪的時代。在他的臉上，
無情地、深刻地，描繪下了歲月的軌跡。
斑白的頭髮、鷹瞵的眼神、
身體佝僂但卻精神飽滿。
清癯的臉龐上縱橫而深陷的皺紋，
是他外觀的最佳寫照。
不畏風吹雨打，不懼乍晴暴熱，
堅守著崗位——
我們車棚的管理員牛克勤先生。

採訪 王興中 翁承聰





男兒事長征 少少幽燕客 黃雲隴底白雲飛 未得報恩不得歸

牛克勤先生，生於民國三年，山東省費縣人氏。家裏父兄弟十三人。年輕時是花花公子（按：並非今日所指者乃是遊手好閒，玩歲愒時之輩。），平日抽大煙，騎馬打獵，遛老鷹，鎮日玩耍，不務正業。身體魁梧（身高一八三公分，體重八十多公斤）却苦於無法施展。上過鄉民學校，但因志趣不合，遂輟學在家賦閒。年十八，政府至其家中募兵，論次序應當由其六叔應召入伍，然而其祖母不捨兒遠行，老少女眷哭哭啼啼，家人之坐擁愁城，可以想見。於是與六叔同年生但略小於他的牛老伯，便慨然代之入伍。他說的好：「男子漢當兵保家衛國，有什麼好哭的。」

，也許牛先生並不能像讀書人一般，清楚地陳述家國之思，民族之愛，但在他青少年時期，馬革裹屍的千雲豪氣，却早已旋擊旋動了。也因此，與馳騁沙場結下了不解之緣。關於這點他幽幽地說道：「俺才苦哩！十八歲出外當兵，沒回家咧！」

將軍金甲夜不脫 半夜行軍戈相撥 虜騎聞之應膽懾 料知短兵不敢接

抗戰軍興。由於牛先生為人剛猛，公私分明，所以甚孚衆望。號召村莊百姓得千餘人，組織游擊隊，身任隊長，穿梭於費縣南雲蒙山附近，與日本鬼子周旋。由於地頭熟，倚山傍勢，可給予最有效的伏擊。加上日軍所到之處燒殺虜掠，百姓恨之入骨，

幾乎一整天，牛伯伯都坐在車棚前看守車子。

一大早，牛伯伯就打開宿舍大門。



所以常提供有關敵情及日軍動向，無形中予日軍多所掣肘。當時政府尚不管正規保安隊糧草，何況是游擊隊呢？所以，軍需日用品、糧草、鍋碗等，均需向百姓「借」用。他治軍嚴正，「小大之獄，雖不能察，必之以情。」凡需借用物品，必先寫借條，俟村長同意後，再行索取，所以很得百姓支持。不濫用職權，中飽私囊，凡有隊員向百姓欺壓或貪污情事，經過查證，必集合全體，將之正法。他的姑父，在隊上出掌財務，因為居官不廉，而難逃正法的下場。他痛切地說：「

軍法不饒人。」，由此可知，「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」，及「大義滅親」的觀念，已經深植於牛老伯心目中，也反映了他剛毅的個性。當時，與日軍戰事方殷，復又遭到匪軍偷襲於後，所以，戰事頗呈膠著。也因此隊上弟兄必須有「白天打日本，晚上打共匪」的心理準備。故凡為游擊隊員，均無法高枕而眠。而身為隊長的牛先生，更無一日不在坐椅上略事休憩，以提高警覺。有一次情報錯誤，日寇攻上山頭，奮勇逃生之中，鬼子的利刃，還是重重地在他腹部戳下一記永恆的

疤痕。說到這裏，他的眼神盪出了奕奕的神采，却又透漏出時不我予的無奈。民國三四年，費縣為匪佔領，而成為淪陷區，縣政府遷於平邑鎮。他却仍帶領著游擊隊員，神出鬼沒地於各山區，予匪以迎頭痛擊。大克其大小部隊者，不知凡幾。所以匪軍頗憚之，而在匪部隊中有言「你當兵心不好，當心遇到牛克勤。」然而，却在與匪彭德懷之部將作戰時，因為寡不敵衆，慘遭滑鐵盧。身陷囹圄達九個半月，手銬腳鍊，土階茅茨，腥臊汗垢實非常人所能忍受。進食僅能以其手指

頭扒飯，因為當時的牛先生，除了手指頭外，似乎再也不能享受周遭的空間了。方其時，他的表哥馬鎮京出任偽費縣縣長，得知牛老伯情況，便數度前往探視，更勸他變節投匪。最後，牛先生偽裝輸誠，在匪部隊中任燒大鍋之伙伙。其用心乃在於暫時苟全性命，以俟機投效國軍。民國三十六年，國軍北上徐州，飛機多次在平邑上空盤旋。他心想國民黨上來了，是反正的好時機，趁著某次去高樑田時，一口氣飛奔回幾十華里的家中，家人及村民們，獲悉他逃出魔掌，有的為他慶幸，有的則勸他速回匪區，以免生事。共匪更幾次三番、軟硬兼施地到家中索人。殊不知剛猛的牛老伯，非但不懼於其淫威，反而挖出了家中所藏之盒子槍、長槍，欲圖與前來匪兵，決一殊死戰。關於他們的對話，他有很生動地描述：「你們不要過來，再過來，打瞎你的眼睛，俺要打你左眼，就不打你右眼。」可見得其鎗法之神準。匪徒懾於其神威，只得悻悻然無功而退。隨後，便投效國軍去了。民國三十八年，大陸幾已淪陷。牛老伯也因戰功而擢升為團長（上校），隨黃杰將軍率一兵團以一星期打進越北，因法國人通電聯合國請求協助，故當時越北國軍全體均遭繳械。由於一直未有戰事指令，政府亦尚未有調遣回臺灣之指示，所以，只得留在該地軋膠（從橡膠樹上，割取其汁液）。一則以為掩護以待反攻，一則賺取生活費用。軋膠所得則為每人每天十八塊越南幣及若干伙食津貼，同時，亦可享受國軍官餉。然而，



長此以往，退守越南的意義，便要漸趨式微了。所以，黃將軍在河內（在北越）接見牛先生，勸他重整旗鼓，上廣東拉游擊隊，這時却出現了頗出人意料的答案。他說：「不行啦！地基不服，言語不通，百姓不聯手。」據他說，上廣東打游擊的弟兄，果真無人生還，由此可知，牛老伯並不是一個有勇無謀的人，更證明「有所為，有所不為」的道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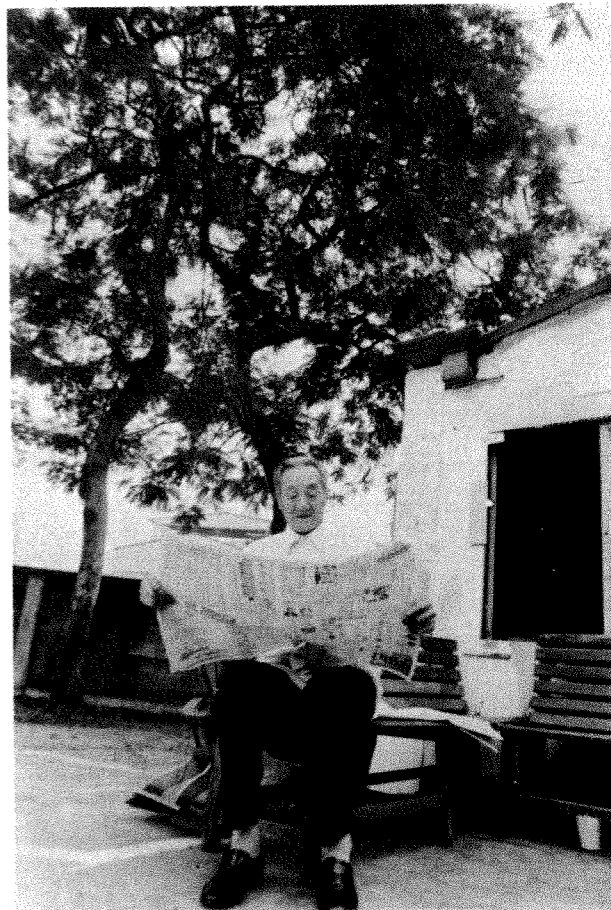
不用過去人物 不恃已成勢力

惟我少年 乃能自立 歸來且閉關 迢遞嵩高下 不受塵埃半點侵 竹籬茅舍自甘心

民國四十二年，政府將在越南官兵，接送返國，使其能在自由祖國安家落戶。來臺後，牛先生分配至臺南的眷村居住，因為別無技能，謀職又不易，只得賣包子饅頭營生。當時，政府受理各級失業軍官核報，以重新確

一邊喝茶，一邊沈思的牛伯伯。

定其官階。牛老伯堅持不肯前往辦理，因為他深知自己識字不多，恐怕在軍中無法勝任重責。所謂「陳力就列，不能則止。」因為學歷主義的訊息，似乎在軍中已漸漸可以嗅到了。因是，在高雄港下船時，劉安祺將軍知其原委，願為之呈報應得官階與俸祿，牛老伯却堅持不受。他說：「俺不給國家出力，不虧國家的。」因此，他一直過著自食其力的生活。民國五十幾年，黃杰將軍任職省主席，輾轉得知當年部將牛先生不求干祿乃致成為失業軍官，於是，指示當時臺南市長，



閒時牛伯伯也是坐在車棚前看報。





車棚如同牛伯伯的庭院。

希望代為尋找，並請牛先生北上中興新村接受召見。爾後，黃將軍屢勸牛先生接受失業軍官核報，被他婉謝。乃拿出六萬元，幫助他安家就業，更被堅拒。便指示台南市政府，為他謀得一塊地皮，這樣才算是告了一段落。他聲如洪鐘地說道：「你牛伯伯就是這個性，跌倒了爬起來，別人想拉我一把，也不讓他拉，自立更生。」後來憑著這塊地皮，以及先前在屠宰場牛筋專賣權（按：此為該市市長介紹的工作）所掙，開了一家豆腐工廠，生意鼎盛時曾達六部機器之多。好景不常，其長子日後北上台中結婚，而老先生識字不多，不擅經營。於是，生意江河日下，遂將工廠轉讓，得款二十餘萬元。旋即北上臺中本校服務至今。談到在學校職責及生活情形，他開朗笑道

：「機踏車寄車費，我與學校對半分，平常負責宿舍大門的開關及寄放車的安全。每天五點多起床，聽聽收音機，散步，然後再吃早飯，晚上十點半關宿舍大門。生活過得挺好。」如果您夜闌人靜時進出宿舍，特別是在那個

當我們步出車棚小屋，已是薄暮時分了，在蕭殺的寒風中，我們却一點也不覺得冷清與寂寥。因為在訪者內心，有如一朝聖者，在聖地悟道的那種溫暖與激動。因為，每位老者的奮鬥史，都是本雋永的書籍、夾雜著血淚、經驗與歡笑，等待著後進去玩味、深思。近歲由於功利主義作祟，使得人們原本就喜對名利雙收，功成名就者景仰謳歌、錦上添花的天性，更是如火上加油一般了。然而却鮮少人對無名英雄，

時刻，必然可以見到一尊高聳而微彎的身軀，矗立在夜色裏。兩眼睜睜的神情，向前眺望，將軍人威武的神態顯漏無遺。他的二位公子，一位在軍中任職，一位則在民間公司上班。女公子則在本校事務處服務。

留下一瞥敬意的巡禮。特別是一位處物慾橫流的今日，却如中流砥柱一般，不慕榮利，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榮民，更彌足我們效法。與這樣一位老先生一席談，筆者才體會出跳出名利圈的逐鹿，雖然有些脫離現實，却是多麼愜意！一路上腦海裏翻滾的都是「謁朱門，不如親白屋。交市人，不如友山翁。聽街談巷議，不如聞樵歌詠牧。談古人之失德過舉，不如訴今人之嘉言懿行。」直到良久！良久……



牛伯伯、牛媽媽，及其兩位孫女。

